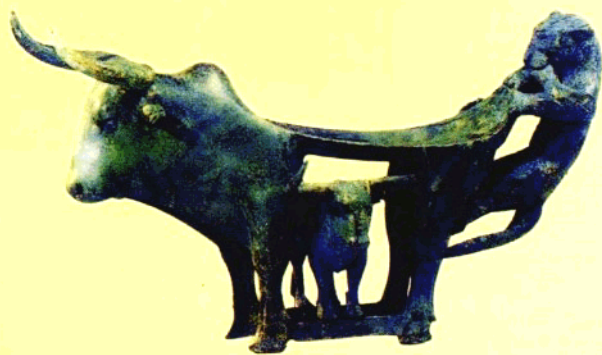


江川文史資料

第十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江川县委员会

教文卫体文史委员会 编

政协江川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审 赵少春

副编审 杨树森

主 编 潘兴建

编 辑 潘兴建 唐禹川(部份)

金文武(部份)

校 对 潘兴建 解若云

文史委员(按地域顺序排列)

黄金谷 李祖润 赵维琨 叶书华

李旭勇 普留生 白培林 李树德

杨 峰 吴鸿文 洪国相 吴 刚

王恩霖

封面题字 李建邦

封底篆字 潘兴建

目 录

胡耀邦与江川波罗鱼	
..... 刘雪洪国相搜集材料 南宫醉整理(1)	
“维宁”解放和征粮剿匪概况	洪国相(5)
江川大镇反回顾	赵维琨(12)
1983年严打记实	王跃能(15)
侯五四烈士事略	白培林(19)
胡良恕书记在抽水站避难的日子	
..... 王开贤口述 杨从英整理(21)	
陈司令官事略	王文学、李向义整理(24)
从国民党兵到抗美援朝战士	丁有忠(27)
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历的“祝愿”	李旭勇(31)
全国先进妇女积极分子廖芝琼	郭春荣(34)
方正华事略	吴宗德(37)
※ ※ ※	
玉江提水工程记实	王建福(43)
五十年来我县耕耙机械的发展变化	王家林(46)
江川栽种节令的变更	徐家恩(55)
黑荆树引种试验回顾	赵宝臻(59)
江川玉米引种和杂交制种历程	吴宗德(65)

螺蛳铺煤矿开采始末	顾增云(69)
1958 年车水抗旱大会战	杨从英(74)
黄营千亩水稻高产示范记实	何 铮(77)
忆车水插秧	顾增云(81)
岳家营抽水站的变化	岳朝臣(84)
浑水塘的茶叶生产	黄金谷(86)
浪广大布	叶长录(88)
黄营水碾	王志端(90)
白龙潭的犁板山药	普万有(92)
东村水芋	李树源(99)
路居豆腐	丁有忠(101)
江川钙镁磷肥厂破产始末	龚荣兴(104)
※ ※ ※	
星云湖的自然生态	何家荣(112)
大街河	李树德(131)
昔日小街集市	叶长录(136)
抚仙湖的一次特大沉船事件	艾忠良、黄金谷(139)
中村重大火灾纪实	普金妹(143)
雄关大地震见闻	吴 刚(145)
“八村”和“十四寨”	普留生(151)
凤集村的由来	白培林、郑培图(153)
海浒老年协会开展社会道德评议	王恩霖(155)
※ ※ ※	
李家山——古滇国中心	王金坤(159)

大街永宁寺	卢正顺(174)
碧云寺和北山寺	杨树森、王平道、杨从英(177)
二月二拉花车	黄泽彬(184)
金甲阁的结构	杨忠德(190)
渔村四知堂	杨庆华(192)
江川回头山	叶书华(193)
江川老县城——江城	葛定忠(196)
光坟头山的贝壳和文物保护碑	陈家贵(201)
一条巷道五块匾	张贵坤(204)
话石岩哨说螺蛳铺	杨仕鸿(207)
五十年代在江川传唱的一首歌	李树德(210)
东村舞龙队	李树源(212)
民间艺人李贵华	叶家贵(214)
求学琐忆	朱振文口述、宋正和整理(216)
董炳骡帮	张粉棠(220)
江川县的名木古树	赵 鹏(222)
徐毓芳与诰封碑	贾来发(226)
抚仙湖名考辨	潘兴建(229)

胡耀邦与江川波罗鱼

刘雪洪国相搜集材料 南宫醉整理

一九八六年六月底，路居区（今路居镇）党委书记普建贵、区长张绍孟，接到中共江川县委通知，说中央领导要到江川来视察，到时一定要让中央领导尝到江川抚仙湖的波罗鱼。并且，明确要求，要把此事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要在六月某日（具体时间弄不清）交鱼，最好是活鱼。

路居区党委把捕捉波罗鱼的任务交给小凹乡（今小凹村民委员会）党总支书记胡仓德、乡长张兴华、文书胡崇勇。

小凹，背靠青山，面临抚仙湖。在这一方灵山秀水之间，乍一看，似乎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大自然的力量！

成规模的捕捉波罗鱼，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网捕，另一种是洞捕。网捕对鱼体造成的伤害较大，活鱼较少，而且存活时间较短。洞捕，即在渔洞沟中支笼捕捉，对鱼体几乎不会造成伤害，故存活时间较长。然而，洞捕一般要在波罗鱼汛期（发情期，俗称摆子）才比较有效。

由于特殊的地质结构，雨水渗透到山体中，形成泉水，再从山脚石洞中流出；发情的鱼会逆水而进；人们就在洞水流入湖中的沟中支下笼，这种笼有倒丝（顺进容易，逆出很难），可以捕鱼，这就形成渔洞。

关于洞捕，据当地人讲，当时的情况是，波罗鱼的汛期在老历（阴历）九月初八至老历十一月底，每发一次，时间持续2至3天，一般出现在阴天，特别是逢雨逢霜时候。在汛期之

外，一般在抗浪鱼发后会有几个上沟进笼，每天3至5条，最多多至4至5市斤。如果不发抗浪鱼，时不时会有个把上沟进笼。

而此时，新历（阳历）都还在六月份，离波罗鱼汛期实在太远，依靠洞捕的希望太渺茫。于是，几位接受任务的负责同志，必然把工作重点放在网捕上。

然而，即便是网捕也还得办妥相关事项，因为此时抚仙湖正在封湖，严禁船只入湖捕鱼。于是，区政府领导立即写了报告，递呈江川县水产局，要求批准几条船入湖捕捉波罗鱼。水产局立刻照准，批准张庆孟与胡崇昆两条船入湖捕捉波罗鱼，并且指派湖管站的两位干部张明实和赵兴汉给予积极协助。

小凹的几位捕鱼能手在两条船里在湖中奔忙了两天，才捕到5市斤多点波罗鱼，而且活着的没有几条，捕捉效果很不理想。

相关干部心急火燎，常在湖边遥望，遥望这两条正忙碌着的渔船。他们多么希望能出现奇迹，多么希望能多捕捉到几条波罗鱼，这样，活着的就可能多有几条。

_____因为明天就要交鱼了！

至于洞捕，前面已说过，这时离波罗鱼的汛期太远，而且这几天，洞上根本见不着波罗鱼的影子。然而，他们一方面抱着渺茫的希望，另一方面还是安排人到村里的仅剩的两眼能使用而且正在使用的洞上打了招呼。去打招呼的同志是胡崇勇，他说：“明早上万一有波罗鱼，不管有几条，都卖给我们，市场上卖一块八一市斤，我们给你们两块一市斤。”

当时，由于湖水上涨，小凹的渔洞只剩下这两眼，其余的都被湖水淹掉了。这两眼渔洞，当地人叫“下凹行水沟”。据说，这两条行水沟在山中是相通的。一条紧靠下凹村子北端（现只剩下洞口。后修的公路从沟上穿过）；向北走大约30

米,就是另一条行水沟(现只有路外水中的沟帮石,隐约可见)。

这两眼洞的“洞主”当时是三家人,一家是胡士兴,一家是胡文书,另一家连当事人都记不清是哪家了。

交鱼的这天清晨,胡士兴大喜过望,由渔洞直奔村长胡士文家,说“渔洞进波罗鱼了,有几十斤!”消息传开,人们都不相信,以为是开玩笑,于是都跑到行水沟,要看个究竟。当他们看到笼里游戏的几十市斤波罗鱼时,才笑逐颜开。

于是,当事人从家里提来白铁皮水桶和铝制大盆,在湖边擦洗干净,舀一些从渔洞里流出的清水到里面,然后小心翼翼的把笼中 50 多市斤波罗鱼倒入其中。再抬到胡文汉开来的机头船里。由文书胡崇勇、村长胡士文、村民李存贵护送,运到东海边村水龙沟码头。加上网捕存活下来的,一共凑足了 60 市斤活体波罗鱼。

据胡崇能(胡文书之子)回忆:“当时,我们正在拿抗浪鱼。那夜在沟中支笼,只想着再进几个抗浪鱼,想不到会有波罗鱼,更想不到会有恁多波罗鱼。——这两条行水沟,从那回发发波罗鱼以后,抗浪鱼也变得很少,而波罗鱼却不见了”。

交鱼这天,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天富等,清晨就开车来到路居区公所等候。后来,由区公所企业办会计王荣华、小凹党总支书记胡仓德,陪同他们到码头取鱼。胡崇勇跟随他们到县城,领到 60 市斤波罗鱼的鱼款 120 元,带回小凹,交给渔洞洞主及网捕者。

当时,中央领导因事没有到江川来。县委办有关同志把波罗鱼送到玉溪宾馆,让中央领导尝到了江川抚仙湖的波罗鱼。

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位中央领导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

此后,就产生了种种民间传说,其中有几种比较流行:一种传说认为“原来是皇帝巡国,怪不得突然有恁多波罗鱼进洞献礼”。另一种传说认为:“原来是皇帝摆驾,怪不得会有恁多波罗鱼进洞,原来是来朝拜圣上(波罗鱼朝圣)”。传说自然只能是传说,没有科学根据。这一次比较反常的波罗鱼进洞,应该是反常的大自然的变化所造成的。

多年来,人们对此事津津乐道,不仅因为这一次波罗鱼进洞比较反常,更重要的是,人们为有这样秀美的抚仙湖,这样珍奇的波罗鱼,这样叹为观止的灵山秀水而自豪。特别是,如此珍奇的波罗鱼,与如此有份量的人物相连系,这就成了千古佳话。

备注:

一、据玉溪市档案馆的同志电话里讲,胡耀邦同志于1986年6月25日到玉溪。

二、据王天富同志电话里讲,胡耀邦同志确实尝过这次送去的波罗鱼。当时,王天富同志就在胡耀邦同志隔壁就餐。

“维宁”解放和征粮剿匪概况

洪国相

所谓维宁，本文中有两个概念：新中国建国前是国民党华宁县政府管辖的浪广坝的维新镇和宁海镇；新中国建国后，两个镇合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维宁区。

维宁两镇地处平坝，风光秀丽，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气候温和，农作物旱涝保收，加上星云湖的半个海域，有天然的水产资源，尤其大头鱼远近驰名，两镇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封建地主、恶霸的残酷压迫剥削，两镇人民长期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水深火热之中。

(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全国各地相继解放。云南省主席卢汉 1949 年 12 月 9 日宣布云南和平起义，华宁县城 1949 年 12 月 23 日得到解放，1 月 25 日县人民政府成立。毗邻的江川县城（今江城镇）1950 年 1 月 28 日驻进人民武装，2 月 8 日成立县人民政府。唯有维宁两镇依然是国民党金家政权统治，两镇人民心急火燎，巴不得早日解放，建立自己的人民政权。

中共华宁县委不是不关心维宁的解放，而是由于以下原因。不能不持慎重态度：

- 1、当时华宁护乡团指战员不到 300 人，忙于抽调到已经解放的乡镇建立、巩固人民政权，一时不能集中大量武装。
- 2、维宁地下党组织基础薄弱，虽有杨钧、杭映明、杨大中

等同志努力活动,发展得“民青”成员 10 多人,包括金来发的买养儿子(原名罗钦、后改名金家德)媳妇赵琼仙,但缺乏基层的武装组织。

3、金绍云和金来发封建统治基础牢固,各拥有好枪 100 多条,常年豢养爪牙二三十人,武装力量雄厚。他们虽曾派人到华宁请求县委派员解放接管维宁,县委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不轻易涉险。

中共华宁县委将情况向玉溪地委汇报,地委于 3 月 17 日作了批复,内容是:(摘录)“维宁曾派人要求接收,是不敢公开反对的表示,强调金家的武装统治,忽略了今天的形势,这看法是有偏向的。要迅速建立政权,立即成立区政府,进行接管,建立革命秩序。收编脱离生产的金家武装,不能作地方武装使用。做好金来发、金绍云的工作,要他们立功,协助接收。这两镇因为我们没有工作基础,在征粮工作上一定要利用原来的保甲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充分宣传征粮政策,减少征粮工作的障碍。”

华宁县委按地委的指示,由县委副书记王亚平、护乡团长赵伟率华宁护乡团 1 大队(大队长杨希孔)、3 大队(大队长金又之),并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 200 多人的武装工作队,于 3 月中旬进驻浪广坝。金绍云,金来发迫于形势,分别交出了维新宁海两镇的国民党政权和 10 多条破旧枪支。工作组把两个镇合并建成维宁区,在大街设维宁区人民政府,任命许宗仁为区长。成立征粮委员会,许宗仁任主任,金绍云、金来发为副主任。护乡团人员留驻维宁区,集中力量,在全区铺开征收 1949 年公粮。

(二)

当时征收公粮,是执行“按级累进,合理负担”的政策,无地少地的农民不交或少交粮,土地多,田赋税银多的须多交,

因而征粮的重点对象是占有土地多的富户豪绅，也就是后来的地主和富农等剥削阶级。

征粮委员会下设征粮大队，由王延祺任大队长，由工作组抽调干部 40 多人和当地教师 20 多人组成征粮工作队，在全区划片分成几个工作组。因海浒庄是金绍云的老巢，所以列为工作重点。这个点包括古城、金家庄、上下海浒和马料庄。由郭瑞祥任组长，刘瑛带领武装战士 17 人协同做保卫、宣传工作。他们在各村发动群众、宣传政策，核实各户旧时的田赋税银。首先碰到的障碍是金绍云抗拒报实田赋，在张贴出第一榜时，他指使爪牙公开谩骂共产党，后又摔爆手榴弹（借口为试验）威胁群众。瞒报税银、谩骂共产党的情况，其他工作组也曾碰到。

各征粮组把情况向区人民政府汇报，分析种种迹象，预料到阶级敌人有暴乱阴谋，采取了应急措施：命令各征粮组分散在各村食宿的人员，划片集中食宿，早出晚归，以便合力对敌；许宗仁、杨希孔、王延祺亲自到江川小街与江川县护乡团联系，共同研究了情况，决定一旦有事，互相支援。

1950 年 4 月 23 日，征粮第三榜在下海浒金绍云家门前贴出，群众围观。下午 5 时，刘瑛由榜前经过，金绍云爪牙胡满昌有意挑衅，故意用手拐撞击刘瑛，刘瑛说了一句：“礼貌点嘛！”胡甩掉披着的棉衣拔出美国造大拉七枪向刘瑛连续射击，刘瑛跳开未被击中，并开枪还击，胡负伤逃入金绍云家。刘瑛组织工作组出击，攻入金绍云家下堂屋，发现金绍云家已集聚了匪徒 20 多人，凭籍室内墙壁猛烈抵抗。这时邻近村庄匪徒相继暴动，一时枪声四起，向海浒庄涌来，征粮组及时撤退。刘瑛把征粮组分成两个组突围，迅速回大街区人民政府。

蒋文富、段振华、何有文、常正富 4 人顺河而上，到上海浒遭匪阻击，常正富负伤逃回，其余 3 人牺牲；刘瑛一组冲出

重围，回到大街。

其他工作组听到枪声，迅即集队撤回大街，石岩哨工作组听到枪声本已准备撤回，一伙匪徒藉口查榜，蓄意拖延时间，直到下午7点，工作组才整队出发，行至摆寨村遭匪伏击，马本志、李子能、李自文、业家林、邓家骥5同志英勇牺牲，其余人员和部分同志被匪抓走。

金绍云匪部杀害征粮干部后，聚集匪众，押解被抓干部群众驻扎在龙泉庄青龙寺，公开打出“反共自卫军”旗号。

工作组派杨希孔前往江川台桥区人民政府求援，但台桥一带情势也很紧张，实无力救援；考虑到金绍孔是金绍云的堂兄，派他以工作组代表的身份到海浒庄规劝金绍云，讲解革命形势，希望他能悔过自新，不要与人民为敌，解散匪众，缴械投降，争取人民政府宽大处理。但金绍云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规劝无效。

金来发在大街虽然没有什么反动迹象，但工作组也不得不防，决定把区人民政府撤离大街进驻到早街，因为早街临近台桥，那里驻有江川护乡团的一个大队，如遇情况，可与其共同对敌。

工作组撤离大街后，金绍云匪部占据了大街维宁区人民政府，已收得的公粮26万斤被劫一空。

维宁区的征粮工作，暂时全面停顿。工作重心转入清剿土匪的斗争。

(三)

4月25日，赵伟带领武装20多人由雄关出发，拂晓到大寨村后与土匪遭遇，发生激战，因敌众我寡，战士陈家禄牺牲；3个战士被俘，被迫撤退。26日董治安率滇中独立团赶到，与河西护乡团配合，在大寨、龙泉庄与土匪激战。驻早街区人民政府工作队，听到枪声知道援军已到，由早街向大街

压过来,对金匪实行三面合击,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土匪逃窜,金绍云逃到通海小河边。我军解救了被俘人员,收复大街。维宁区人民政府由早街迁回。

5月1日,华宁护乡团1、3大队,奉命回华宁整编,维宁区人民政府干部,亦随队撤回华宁。维宁区人民政府被匪首张树义、金绍宽率匪占领,土匪全面控制了维宁区,恢复他们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5月12日,金匪率部攻打江川赵官,杀害干部牛文然等5同志抢走公粮150石;另一部围攻前卫,破栅门已入村,干部群众奋力抵抗,黄河清率武装增援,前卫才未遭荼炭。

5月27日,解放军13军38师114团的两个营、39师116团的一个营、军部的侦察营,奉命对金匪实行围剿,华宁公安局长赵伟率警卫排参战。金匪闻讯,逃到唐磨得后的石将军埡企图据险顽抗。29日剿匪部队三面围攻,痛击顽匪,击毙土匪52人,中央军4人;击伤58人,活捉匪指挥官金绍禹、政工处长董中亚以下匪众30多人,匪副指挥官金绍宽逃到华宁县青龙街,被青龙街干部民兵击毙。金绍云率残匪逃窜。

5月28日,驻江川境内的暂编34团王跃云叛变,解放军奉命追歼,离开了浪广坝,金绍云趁机窜回,与国民党特务罗光壁、李康合谋,派人到各村召开反动会议,制造谣言欺骗群众说蒋介石就要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污蔑共产党,攻击征粮政策。派人到各村强迫威逼农民出人出枪,扩大匪势,收罗国民党第8军、26军溃败的逃亡官兵,匪众扩大到1000余人。金绍云打出“滇中反共独立师”旗号,自封“师长”,下设4个团,由万汝德、方应先、韩廷顺、赵康云分别任团长。土匪四出骚扰,杀害干部群众抢劫财物、公粮、气焰十分嚣张,其害波及华宁、江川、通海、玉溪等县。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同月下旬,金派出小股土匪100余人,进攻路居雄龙区

人民政府,驻小街子的解放军 114 团侦察班和干部民兵坚守还击,毙匪 4 人,伤 5、6 人。匪溃逃,抢粮未遂。

同月匪副师长张树义率匪窜到桃溪,将该村小学教师李志清杀害。

6 月,匪副团长朱炎,率匪化装成解放军窜到通海杨广区人民政府,杀害通海县委书记张盾等 4 同志,抢劫区人民政府的财物和枪支弹药,帆区公安班赶到还击,匪众逃回维宁。

7 月 5 日,金匪出动 300 多人,攻陷路居雄龙区人民政府,杀害干部吴树华、杨士喜等 11 人,抢劫公粮 52000 余斤。匪众盘据路居 5 天,很多人家财物被洗劫,学校设施全部被破坏。

进攻路居的匪团长韩廷顺率匪到华宁城门洞与原国民党乡长匪首李云龙勾结,7 月 9 日进攻华宁县小矣马白玉泉乡人民政府。乡政府干部群众先有准备,合力坚守,匪团长韩廷顺被击毙,匪徒死伤 20 多人。干部陈恒和民兵群众 5 人被杀害。民房 20 多间被烧毁。储在大矣马白的公粮 4 万余斤被劫。

为了清剿万恶的金绍云匪部,中共玉溪地委领导成立了“江华剿匪委员会”;由玉溪军分区参谋长陈恒松任主任,江川县委书记周祝三、华宁县委组织部长徐广布、116 团政委张鼎三为副主任。在剿匪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玉溪军分区和解放军 114 团 116 团为主力,江华两县人民武装紧密配合,团结战斗。采用“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宣传“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做好全面清剿土匪的准备。

匪部集中在上头营驻扎。

8 月中旬,江华两县武装配合解放军 114 团、116 团,围攻上头营匪巢。匪凭藉天险和事先修好的战壕和通向村外的地下暗道顽抗,解放军为了顾及该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没有使用炮轰,只能用火力硬攻,因而我军30多位同志牺牲,土匪伤亡甚众,俘匪军需主任李树法等30多人。残匪800余人,利用地下暗道,夜间分两路逃离匪巢:一路由朱炎带领逃到玉溪辖地安化山林中;另一路由金绍云带领逃到华宁青龙街,收编城门洞李云龙匪部为“滇中反共独立师”第五团,封李云龙为团长。后被华宁武装击溃,毙匪30余人,俘匪28人。匪首金绍云率残部逃回安化与朱炎会合。

8月20日,解放军116团,军分区独立第1营第2营6连、江川、华宁公安部队组成约相当于3个团的兵力,冒雨在安化与金匪激战。金匪大部被歼,匪首朱炎被活捉。金绍云收拾残匪100多人,沿途抢劫粮食财物,逃到抚仙湖中的孤山岛上,妄想藉四周水域,负隅顽抗。金匪在岛上粮食不济,派出赵康云等到路居海岸抢劫农民田里成熟的青包谷,一一被岸边的守军和民兵捉获,无一人返回。

9月8日拂晓,抚仙湖西岸炮轰孤山岛,解放军一举攻上孤山岛,将金匪大部歼灭。金绍云乘船逃跑,被解放军击伤,在湖中被活捉。金绍云押解到玉溪,17日枪决。其他大小匪首先后落网伏法。

1950年9月,中共玉溪地委和行署发文,将华宁县的维宁区划归江川县管辖。10月下旬到11月初,江川县委机关和江川县人民政府先后由江城迁至大街。

江川县委政府组织力量,充分发动群众,对隐藏在农村的残匪,乘胜展开强大有力的政治攻势,贯彻“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深挖肃清。分散在各地的散匪和协从份子纷纷交枪自首。维宁匪患彻底平息,江川社会治安从此稳定。

江川大镇反回顾

赵维琨

江川解放后，国民党扶持起来的地霸，地痞，恶棍，在农村还有很大的势力。江川五个区许多小乡镇残余反革命势力还掌握着基层的实际政权，对人民群众逼租逼债，暗害基层干部，打击迫害积极分子，散布变天谣言，还直接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伺机进行破坏和捣乱，把新生的红色政权作为破坏的主要目标，企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县委政府及时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贯彻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各区委书记、区长负责各区的大搜捕任务。县委常委公安局长胡良恕对全体公安干警作了传达动员，要求全体干警全力以赴，投入大镇反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县委政府决定1951年3月5日上午统一行动，集中搜捕。经调查掌握的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由区基干队负责，基层掌握的由民兵押解集中到区上，通过集中大搜捕在全县范围内除个别漏网外，全部落网，分两片（大街、江城）关押看守。经县委清案组预审，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掀起大镇反高潮，县委政府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前后组织一两次大镇反。县委政府决定1951年4月18日在县人民政府广场召开首次公审大会，县区机关干部全部参加，三四区的广大群众参加，一、二、五区青壮年和能来参加的都